

旅游记趣

□陈益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此话确有道理。我在重庆原后勤工程学院工作了15年，学院每年都有寒暑假，这就给我这个喜欢旅游的人带来了很多旅游的趣闻和趣事。

记得第一次到天津，尤其是第一次见到魂牵梦绕的大海，结果有点失望。渤海的海面是灰蒙蒙的，海水也是浑浊不堪。当晚住在一首长家里，平生第一次享受了空调的凉爽。第二天品尝了大名鼎鼎的“狗不理包子”，感觉与重庆的“九园包子”差不多，但当时天津的“三街”：文化街、服装街、食品街，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第一次去海南岛，知道胡椒是藤状植物，在架子上生长，开花结果；知道菠萝不是树上结的，是地上长的，一棵结一个果；知道海参活的有尺余长，像游动的蛇；发现南海海水之清澈，之湛蓝，堪称中国海之最；知道海里最大的动物是蓝鲸，体重一两百吨，最名贵的是抹香鲸，因为它的粪便可提龙涎香，比黄金还贵。

站在西山之巅看滇池，但见八百里滇池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如诗如画。有“高原蓝宝石”之称的青海湖，横跨三县，卧于四山怀抱，其中鸟岛有斑头雁等鸟类30余万种，被誉为“高原物种基因库”。

游览了贵州织金洞、芙蓉洞、十二背后等洞府，唯燕子洞印象特别深刻。记得当时正是采燕窝时节，举目望去，但见采窝人在如穹顶的洞上，飞来跃去，如猿似猴般轻松灵动，让我原本紧张的心情慢慢放松了，一只只燕子，鸣叫着，飞来

前不久的家庭聚会，见母亲拄着拐棍艰难挪步，我突然想背起她，像儿时她背我那样。毕竟，是她给了我这副肩膀，又一点点把它磨成能扛事的模样——

家里米缸见了底。母亲说，等天晴路干，让我把稻谷挑到野茅垭的打米坊去。“你快满12岁了，伸手都够着门头了。生在农村，不学会肩挑背扛、使犁打耙，万一书读不成，将来不文不武的，咋过日子？”她总觉得，男孩子得有副能扛活扛事的筋骨。

可雨一下就是七八天，顿顿吃洋芋坨炆四季豆，连素不挑食的母亲也说实在难熬。终于，一个午后雨停了，寨子上空竟透下几束阳光。母亲从扁桶里撮出一平挑稻谷，让我挑去两里外的米坊。

从家到米坊，必过“长树田”——一里多长的泥泞路，是寨子进出的必经之道。出门时母亲反复叮嘱：“路上千万小心，别摔了，不然一家人俩月的米饭就没了。”可一想到晚上能吃上白花花的米饭，我早把路上的艰难抛到了脑后。

我喜滋滋地挑起担子出了门。那是我头一回挑成人箩筐，虽说伸手够得着门头，可真要像大人那样熟练挑担，还是显得局促。长长的箩筐索，只得在扁担两头各打两个扣，挽短了些。

我身形瘦，但自小挑水背柴，力气不算小。百来斤稻谷，倒不算难以承受的重负。山里娃嘛，崎岖路上挑扛抬背，本就是生存的本事。

可这段泥泞路，实在是难行。牛蹄踩出的烂泥坑，浅的半尺，深的过尺，稍不留神就会陷进去，轻则打趔趄，重则栽进近丈高的坎下的水田。更糟的是，人和牲口混行，烂泥裹着粪水，日晒雨淋得干了又稀、稀了又干，不光难走，

窜去，显然是愤怒的抗议，但采窝人全然不顾，直到满载而归才轻盈飘下。我想，这哪里是采摘燕窝，分明是杂技艺术表演啊！

离黄山不远有座九华山。九华山有一绝，就是盛产黄精，山下镇上贩卖黄精者甚众，商铺里如胳膊般粗壮的黄精比比皆是！登泰山，必爬十八盘，共有1633级台阶，要经历“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艰辛，如果坐索道，你根本无法领略和感受“五岳之首”的威武和霸气。游峨眉山，在金顶观日出、云海，在伏虎寺听导游讲伏虎寺是为镇虎患而建的，这些都没有看猴逗猴戏猴有趣，峨眉山的猴子数量之多，品种之齐，组合之妙，嬉闹之趣，天下无双。爬华山，用心惊肉跳形容一点不为过，记得在儿子10岁的暑假，我与妻儿、岳母费了好大劲，终于爬上了苍龙岭，爬了一半，山风呼啸如鬼哭狼嚎，山脊两边是万丈深渊，此刻，一老一小爬在前面，我和妻子在后面腿肚直打颤，根本无法前行，我果断决定原路返回。退到苍龙岭起点时，儿子嘟囔“还军人呢，这点危险就被吓破胆了”。我无语，猛然发现左侧立有一石碑，上面刻有“韩愈登苍龙岭，吓得大哭，后被山民背下山”的记载，于是笑着对儿子说：“你看看，老爸我至少比韩愈强很多吧。”

陆游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陶行知原名陶知行，为什么他要改为陶行知？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行”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只把自己关进书斋，对外面的世界视而不见，要走出去，多看看，多听听，多想想，这样才能增长知识见识，增长阅历资历。

试想，如果不去江浙，怎么知道他们喜食“熏拉丝”？如果不去云南，怎么

还臭得呛人。虽不时有人捡石头垫出石步，可过不了几天，就被水牛踩得稀烂。

踏上“长树田”，这段打米路便成了步步惊心的考验。

出门前，我特意在旧解放鞋上绑了三圈粗草绳防滑。可挑着担子没走几步，双脚就被勒得胀痛。肩负担子前行时，得眼观六路——脚下要踩稳，箩筐要平稳防泼洒，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弦。这艰难，丝毫不亚于寨子里“上刀山下火海”的非遗绝技。

我在溜滑中挪步，像躲地雷似的瞅准石步。石步间距忽宽忽窄，窄处得脚尖轻点挪动，腰脚齐动稳住身子，控制箩筐摆动的幅度；宽处得大步跨，两手抓着箩筐绳，身子往前倾，后脚一蹬，趁箩筐荡到腰际时，猛地收住腹，让身子与担子弯成个变形的“大”字，硬生生把这股冲劲刹住。稍一停顿，又得估摸着下一个石步的距离，迈对步子。

才走了不到50米，我已浑身冒汗，肩膀烫得像着了火，脚上的草绳勒得脚掌又胀又痛。

母亲紧跟在后面，我每挪一步，她的眉头就紧皱一下。我挑着的，是一家人的口粮，是她的命根子啊。

“专心点，看好了再下脚！”“那个石头不稳，小心！”“慢点，稳一下再走！”她一路不停地提醒。我本就紧张，她这一声声的叮咛让我更加慌张，肩上的担子仿佛瞬间重了几倍。

躲开一个又一个坑洼，才走了300米，我已汗透衣衫，两肩被晃荡的担子磨得又烫又红。真想停下来歇口气，可这一路泥泞，竟没有一处干硬的地方能搁下担子。母亲见我吃力，忙说：“在那块大石头上停一下，我来挑过这段烂路。”母亲个头矮，平曰里挑重点就犯腰痛。我是

知道“风花雪月”是说的四个地名？如果不去北极之光的漠河，怎么知道“飞龙”是慈禧命名的一种鸟，其名冠绝天下！

是啊，不去嘉峪关，就不知道长城有多“长”！不去壶口，就不知道黄河会发“怒”！不去鄱阳湖，就不知道它的“浩”！不登喜马拉雅，就不知道山峰的“高”！不到大西北，就不知道沙漠有多“酷”！不到海拉尔，就看不到草原的“阔”！不到洛阳，就不知道它历经的朝代最“多”！不到西安，就不知道秦兵马俑的“威”！不到重庆，就不知道“桥都”有多“美”！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让我们结伴去旅游吧，将身心融入大自然，欣赏山川之美、江河之美、物华之美、人文之美。想象让自己变成一只飞鸟，一条游鱼，一朵小花，一缕云彩，一只红蝶，一颗碎石，一粒尘埃，在祖国母亲温柔的怀抱里，安享岁月静好的快乐。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副会长）

堂堂男子汉，肩膀生来就是扛事的，怎能让她受这份罪？“让开，我能行！”我大喊一声，换了次肩，抹了把汗，咬着牙加快了脚步。可那口气用尽时，抬头一看，这一里烂路，竟还有一半没走完。我停了停，换了另一个肩，黄杨扁担颤了颤，透着股韧劲。腾出右手解开衣扣，撩起衣襟擦去脸上脖子上的汗，深吸一口气，又迈开了沉重的步子。我心里明白，踏上这烂路，就得一鼓作气走到头，到老茶厂枞树林的石板路，才能歇脚。两肩早已磨得钻心疼，双脚乌紫充血，双腿像灌了铅。可一想到稻谷即将在打米机里变成油光光的白米，想到锅里热气腾腾的大米洋芋炆饭，想到碗里喷香的米饭，肚子就咕咕叫，口水止不住地流。

注意力渐渐从疼痛上移开，我不再想路还有多远，只默默调整姿势，猛吸一口气，吐出腮边的酸水和嘴角的汗，憋足劲喊出一声穿岭过谷的“哎嗨——嗨”，又一头扎进泥泞里。

事到如今，我早忘了那次的米饭是什么滋味，可挑稻谷的过程，像刻在骨头里——肩膀掉皮似的肿痛，至今想起来还隐隐作痛。

也是从那次起，我在心里发狠：一定要走出这苦日子。于是，我咬着牙，用这副稚嫩的肩膀，挑水挑肥、挑谷挑草、挑煤挑烟、挑苞谷挑红苕、挑洋芋挑荞麦、挑柴挑料、挑砖挑瓦、挑着行李挑着学费……最终，挑着自己的梦想，从那段泥泞路出发，翻过山梁，蹚过河流，走到了茫茫人海里。

以苦治苦，以汗止汗。我练就了一副好肩膀，腰板挺得笔直，脚步迈得稳健。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报道中心副秘书长）

能懂的诗

晋察冀，一枚信仰的楔子

□刘辉

三省闻鸡鸣
鸡叫了好多遍
晋察冀还是埋伏在黑暗中

聂司令举起火把
军民用信仰
铸一枚钢铁楔子
牢牢钉住自己的家园
生怕被别人劫走

那些赤膊的农民
与挥舞长枪短剑魔鬼
捉迷藏
钻进血管一样的地道
就听到家园的呼喊
母亲的心跳

鬼子兵用“三光”为自己掘墓
逼到悬崖边的村庄
一夜之间编织天罗地网
溅满鲜血的阿部规秀
葬身太行

晋察冀——
遍地涌动中国红
鬼子兵心惊胆战
昼夜都成噩梦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采石矶的月光

□蔡晓林

楚江的水还在流
带着一千三百年前的急浪
抒写天门山的恢宏与沧桑
帆影正从日边赶来
像某个未写完的句子

你在马鞍山的褶皱里醒着
用酒液浸泡诗句
让谢公山的风 吹干墨迹
那些没说出口的抱负
都沉进采石矶的月光里
成了江底的星星

看呐 谷家村的人还在扫落叶
每一片都写着你的名字
守墓人的布鞋踩着青苔
像踩着 你未走完的仕途
而长江正在拓宽
把你的醉话 酿成潮汐

现在 我站在你捉月的地方
水鸟掠过江面时
抖落满身的银辉
这山河仍是你笔下的模样
只是多了些游船
载着你的诗
游向更远的远方
（注：相传李白醉酒捉月，坠江而亡。当地谷氏子孙为其守墓。）
（作者系中访网集团总编辑）

人在旅途

□高峰

蹲下身
指尖銜住花瓣的凉
一声鸟鸣
惊起露珠滚向朝阳

脚步蜿蜒成河
漫过林间所有歧路
却不流向任何远方

思维不敢淬火成刃
怕割破晨露里的晴朗
目光便化作云絮
驮着松针的香流浪

野花用色块标点寂静
流水将时光谱成乐章
当感官沉溺光影温床
执念如叶，自风中轻放

行走是唯一的方向
遐想抽芽成藤
攀着阳光生长时
心事，已酿成不谢的光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